

中国通史故事全编

强国保种的抗争：
中国近代历史故事
(之二)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青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故事/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编.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2002. 1

ISBN 7 - 225 - 02048 - X

I . 中... II . 北... III . 历史故事—中国—先秦—近代
IV . K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03153 号

中国通史故事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出 版 行 :青海人民出版社(西宁市同仁路 10 号)

邮政编码 810001 电话 6143426

印 刷 北京密云胶印厂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240

字 数 6000 千字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书 号 ISBN 7 - 225 - 02048 - X/K · 148

定 价 600.00 元(全 60 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书中如有缺页、错页及倒装请与工厂联系)

☆ 目 录 ☆

天足和女状元	(1)
曾国藩组建湘军	(3)
太平军北伐西征	(6)
天京祸起萧墙	(9)
英王与忠王共撑危局	(13)
太平军与洋枪队第一次上海之战	(16)
太平军与洋枪队第二次上海之战	(20)
太平军与外国侵略军浙江宁绍地区之战	(25)
太平军苏南城镇保卫战	(28)
金陵王气黯然收	(33)
起义联军的最后一战	(36)
天京保卫战	(39)
洪秀全之死	(42)
小刀会起义	(45)
捻军起义	(50)
雒河集捻军大联盟	(52)
赖文光宁死不屈	(55)
列强开辟租界	(59)
天地会起义	(62)
回民起义	(66)

亚罗号事件	(71)
抗击英国炮轰广州城	(73)
袭扰战	(75)
在珠江袭击英舰之战	(78)
廊坊大捷	(79)
大沽炮台之战	(84)
大沽炮战	(90)
痛歼滩头之敌	(93)
聂士成八里台壮烈殉国	(95)
天津城激战	(96)
北运河沿岸之战	(97)
北京防御战	(101)
八国联军侵华	(104)
一代名园化为灰烬	(107)
瑗瑛保卫战和北大岭阻击战	(111)

◇ 天足和女状元 ◇

太平天国实行解放妇女的革命政策。洪秀全在革命初期就宣传“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提倡男女平等。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中男女并肩作战，“男将女将尽持刀”“同心放胆同杀妖”。

在太平天国革命势力所到之处，大批妇女踊跃参军参战。著名的“天朝女杰”苏三娘，就是金田起义后参加太平军的。苏三娘是广东省灵山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女儿。很小就失去了父母，后来参加农民起义军并和天地会首领苏三结婚。不久，丈夫被清政府杀害，但她毫不退缩，踏着丈夫的血迹继续战斗。太平天国起义后，苏三娘便带领两千多人跟随太平军转战南北，一直打到天京。

在太平军里，还出现了许多年老的妇女。梁立泰《家册》记载，梁立泰的母亲胡大妹，年过半百，同儿媳一道从老家桂平县白河汙来到金田村入营，随军作战，到天京后被封为后四军女军帅。妇女参加革命，给太平天国增添了新的力量。起义初期，女军人数近三千人，打到天京时就增加到四十个军，达十万人之多。在太平军女军中，设有女总制、女监军、女军师以及女族长等官职。

这支生龙活虎、能骑善战的女军，同男军一样，“当腰横长刀，短窄袖衣服，骑马能怒驰，黄巾赤其足”，驰骋疆场，冲锋陷阵，屡建功劳。1852年9月太平军攻打长沙时，指挥作战的西王肖朝贵突然中炮牺牲，敌人乘机发起猛攻。在这关键时刻，只见营中一员女将纵马向前，挥戈上阵，英

勇顽强地继续指挥战斗。要问这名女将是谁？她就是洪秀全的妹妹、肖朝贵的妻子洪宣娇。洪宣娇带领男兵女兵，不顾敌人的炮火，突破层层封锁，插入敌营，杀得敌人胆战心惊，狼狈逃跑。洪宣娇英勇作战的事迹鼓舞着广大的妇女，当时流传着一首歌谣：“妇女跟着洪宣娇，会打火枪会耍刀”。

太平天国的妇女在战场上是杀敌的英雄，在生产中是劳动的能手。在天京城里，妇女也按军事编制组成“女营”，有组织有领导地从事集体劳动。身强力壮的妇女担负着守城任务，白天挖战壕，晚上巡逻放哨；会刺绣的妇女分配到“绣锦营”，从事手工业劳动；其余的妇女担负着运土，送竹签，割麦，割稻等任务。

太平天国的妇女不仅能武，还能文，同男子一样接受教育，参加考试。太平天国于1853年曾设了女科考试，洪宣娇亲任主考官。第一个考中“女状元”的是南京女子傅善祥。这位饱受辛酸的妇女，生下来就跟着哥嫂度日。十八岁那年丈夫死去，婆婆几次要把她卖给别人。后来她好不容易冲出虎口参加太平军。洪秀全非常重视女状元，任傅善祥为“女丞相”。当时有“文有傅善祥，武有洪宣娇”之说。傅善祥除了批答文件、管理营中机要外，后来还负责婚礼工作。

太平天国的婚姻制度也是一种新的创举。1954年在浙江绍兴发现两份太平天国时期的结婚证书——“合挥”，上面登记着结婚人的姓名、年岁、籍贯等项目，上面盖有龙凤图章。从这张“合挥”可以看出，太平天国的婚姻制度不仅严肃认真，而且证明太平天国废除了买卖婚姻，建立了男女自由结合的新婚制。

随着革命的深入，妇女缠足的恶习也被禁止。妇女缠足是自五代以来封建统治阶级残害妇女的一种公开刑罚，脚要小，只有把骨头裹断才行。真是“小脚一双，眼泪一缸”。太平天国禁止缠足，使广大妇女从这种痛苦中解放出来。她们感慨地说：“世间妇女最受苦，三从四德把她束，天国世界真正好，共享太平福”。

◇ 曾国藩组建湘军 ◇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清政府调动了全国的绿营主力对太平军尾追堵截，然后屡不奏效，太平军占领南京后，以绿营组成的江南大营、江北大营居守在南京旁边，几年内对太平军无可奈何，任其来往出入。这时，清政府已经意识到不能再指望绿营来战胜太平军，便开始动员各地编练地主武装。为适应这种形势，曾国藩积极活动，在地主团练的基础上开始组建湘军。

曾国藩，字伯涵，道光年间考中进士，做了十多年的京官，后升任到礼部侍郎兼兵部侍郎。咸丰二年（1852年）因为母亲病故返回老家湖南湘乡。第二年，奉朝廷之命在湖南帮办团练。曾国藩苦思冥想，最后采取了与其它团练大臣完全不同的做法。他把团与练分开，团的招募方法是将居民编成保甲，委派当地豪绅主持；练，是在城乡集中训练乡兵。曾国藩让各地普遍办团，但不许地方绅士办练，而是自己亲自在省城集中募勇办练。不久之后，他乘罗泽南、王鑫等湘勇一千多人调省城防守之机，把他们改组、扩编，开始编练湘军。为了加强控制，曾国藩大量任用其亲朋密友、门

生故旧担任各级将领。士兵全部来自湖南，其中以湘乡人为多。实行勇丁由将官亲自招募制度，各军各营彼此独立，互不统属，全军皆归曾国藩统帅。经过一番精心周密地经营，湘军已经成为曾国藩的私人军队。

咸丰三年（1853年）初，湘军组成。次年二月，曾国藩亲自率领湘军，自衡州（今湖南衡阳）起程，会师湘潭。随后他用自己的名义发布《讨粤檄文》，开始与太平军作战。靖港一战，湘军水师被全部歼灭，曾国藩痛不欲生，投水寻死，被随从救起。四月，岳州一战，湘军又遭受败绩。曾国藩率部与太平军又会战湘潭，双方激战数日，伤亡均很大。十月，湘军和湖北清军相互配合，攻陷武昌、汉阳。经过一年多的反复激战，湘军乘天京变乱之机对太平军进行反扑，咸丰四年（1854年）十二月又攻占了曾被太平军夺去的武汉。两年以后，湘军又进入江西，与太平军争夺九江，激战一年多，终于咸丰八年（1858年）攻克九江。

湘军在湖南、湖北战场虽然屡遭挫折，但毕竟取得了几场像样的胜利，扼止住太平军西征计划的实施。清政府获悉消息后，不得不承认湘军的战斗力已超过原有的绿营。然而，随着与太平军的战斗不断进行，湘军的势力也随之越来越大，湘军将领的声望也越来越高，这就引起了清廷的疑虑。早在湘军最初组建之时，军机大臣祁雋藻就向皇帝说过：“曾国藩一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居闾里，一呼蹶起，从者万人，恐非国家之福。”正因为如此，清廷对湘军总是放心不下，对湘军将领很少提拔重用，最初几年里，湘军中只有胡林翼当上了湖北巡抚，而曾国藩自己长期以来只是以侍郎的空衔统领湘军，没有任何地方实权。这样，各省总督、巡抚常常在兵饷和后勤方面与曾国藩的湘军为难，致

使曾国藩心绪一直不佳，多次向皇帝上奏大发牢骚，甚至产生不想再干下去的念头。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曾明确提出了权位的要求，但清廷依旧没有给予满足。咸丰十年（1860年）四月，太平军彻底摧毁了清军的江南大营，绿营几乎全部崩溃。与此同时，英、法军队北上的危机又迫在眉捷，清廷为了拢络曾国藩和湘军，便任命曾国藩为署理两江总督。同年六月，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授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节制大江南北水陆各军。

次年四月，湘军与太平军在安庆展开激战，经过五个月的战斗，湘军以地雷轰塌城墙之法攻入城内。接着曾国藩又命兵分二路攻击太平军。次年，湘军主力由曾国荃率领，由皖北沿长江东下进攻天京；转年，左宗棠率领另一支湘军，由江西进攻浙江；李鸿章率淮军进攻上海附近一带。曾国藩自己则坐阵安庆指挥全局。同治三年（1864年）七月，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失败。八月，曾国藩裁撤兵勇二万五千人，留下一万人镇守南京，又派一万五千人为皖南、皖北游击之师。后继续在皖、鄂、豫、鲁等地进攻捻军，又分兵进攻陕甘回民军和贵州苗民军。

在与太平军作战后期，随着曾国藩实权的骤增，其湘军系统的将领多有升迁。其弟曾国荃被赏头品顶戴，任浙江按察使。由曾国藩举荐的李续宜、沈葆楨、李鸿章、左宗棠分任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巡抚。此外广西巡抚刘长佑、河南巡抚严树森、贵州巡抚江忠义，也都属湘军系统的人。湘军成为清政府中一支重要武装，也是一个占据重要位置的政治集团。

◇ 太平军北伐西征 ◇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后，便开始进行北伐和西征。

北伐的总目标是攻占北京，推翻清朝中央政府。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林凤祥、李开芳率领太平军精兵约二万人，从扬州出发进行北伐。十三日，进至浦口，清军溃走。两天后又攻占浦口，与吉文元、朱锡琨所部会合，先后北上，迅速入安徽。仅仅一个月，连破滁州、临淮关、凤阳、怀远（今蚌埠）蒙城、亳州等地。六月，入河南，在归德（今商丘）大败清河南巡抚陆应谷军。北伐军原计划从归德城西北四十多里刘家口渡黄河，取道山东北上，因清军在黄河渡口严密布防，该处无船可渡，于是沿黄河南岸西进，攻省城开封又不克。北伐军虽遭到一些困难，但终于在汜水、巩县之间渡过黄河，进围怀庆（今沁阳）。清军六万人死力防堵，双方争夺激烈，历时近两个月未克。随后北伐军撤离怀庆，自黄河太行山间小道入山西。经垣曲、曲沃、平阳、洪洞，复折东向，经河南入直隶，攻克军事重镇临洺关，清钦差大臣、直隶总督讷尔经额军被击溃。此后，北伐军又乘胜攻占沙河，长驱直入，连克赵州、栾城、藁城、晋州，十月进占深州。然后又进抵张登镇，距保定仅六十多里。清廷闻讯后大震，咸丰皇帝逃亡热河行宫。在此之后，北伐军东进，连克献县、交河、沧州、青县、静海、前锋直抵杨柳青，进逼天津。清军联合地主团练，决运河堤放水，北伐军攻天津受阻，于是便退守静海、独流一带。时届隆

冬，北伐军弹尽衣缺，加之清军围攻，兵力大受耗损，先后派人回京求援。咸丰四年（1854年）二月，北伐军南撤，五月，转据东光县连镇待援。此时，天京曾派出援军北上，但到达山东境内时，在临清被清军击败。北伐军听到援军北上的消息后，便由李开芳分兵自连镇而下接应，被清军围于山东高唐州。林凤祥等坚守连镇，与僧格林沁相持；李开芳坚守高唐，与胜保相持。咸丰五年（1855年）三月，连镇的北伐军粮食用尽，营地被清军攻破。全军将士宁死不屈，林凤祥被俘，解北京英勇就义。扼守高唐州的北伐军在李开芳率领下，突围至茌平县冯官屯，再次被围。清军引运河水灌冯官屯，北伐军屡次突围未成功。李开芳被俘投降，被解北京杀死。

北伐军转战五千多里，经历六个省，连克数十城，深入清朝的心脏地区，给清政府以沉重打击。

太平军在北伐的同时，还派兵西征。目标在于确保天京，夺取安庆、九江、武昌三大军事据点，控制长江中游。

咸丰三年（1853年）五月，派胡汉晃、赖汉英、曾天养等率船千余艘，溯长江西上，攻占了安徽和州。转月，又攻占了芜湖、安庆，进围南昌。清军调重兵防守，双方在南昌展开激烈争夺。因久攻不下，太平军九月撤围北上，攻下九江。此后，西征军分兵两路。

一支由胡汉晃、曾天养率领，以安庆为基地，经略皖北，连克集贤关、桐城、舒城。随后又攻克重镇庐州（今合肥），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自杀。太平军占领安徽的广大地区，成为西征军的运输要道和主要给养基地。

另一支由韦俊、石祥率领，自九江沿江而上，攻克汉口、汉阳，因兵力不足，不久退守黄州。曾天养率部来援，

于咸丰四年（1854年）2月在黄州大败清军，湖广总督吴文熔投水而死。西征军乘胜三克汉口、汉阳，六月再克武昌。

西征军在湖北战场获胜后，又攻入湖南，遇到曾国藩湘军的顽强抵抗。四月，太平军攻占岳州，湘军大败，太平军乘胜进入湘潭，钳制长沙。在湘潭，太平军与湘军水陆激战7天，伤亡很大。五月湘潭沦陷。太平军突围奔走靖巷。这时，靖巷的太平军已几乎全歼湘军水师，曾国藩羞愤交加，欲投水自杀，被随从捞起。在湘潭、岳州战斗中，太平军不幸失利。老将曾天养单骑冲入敌阵，壮烈牺牲。十月，湘军和湖北清军反扑，武昌、汉阳相继失守。第二年初，湘军进逼九江。石达开为统帅，率大军西援。驻守湖口指挥全局。用诱敌深入，以少胜多的灵活战术，在湖口、九江两次战役中痛歼湘军水师，夺获曾国藩座船，曾国藩水师溃败。与此同时，秦日纲等乘胜从太湖、宿松一带向湖北反攻，在广济（今梅州）大破清军。石达开从湖北移军江西，与来自广东天地会起义军响应。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攻克吉安、樟树镇（今清江），曾国藩困守南昌。江西八府五十州县均被太平军所占。后石达开率主力援天京，未能攻下南昌。十月，石达开东援事毕，自天京进军武昌。

太平军长达三年多的西征，取得安徽、江西、湖北东部的大部分地区，控制长江中游安庆、九江、武昌三大重镇，为屏障天京奠定基础，太平军在军事上达到全盛时期。

◇ 天京祸起萧墙 ◇

天京大屠杀是太平天国由盛而衰的一个转折点。酿成事变的根源不难索解，事变的爆发点却始终是个谜。东王府直到事变前夕还是很平静的，致使韦昌辉的屠刀挥舞得那末不如意，这明明是在东王毫无防范的条件下的突袭。所谓“逼封万岁”一事，真实性颇多疑问。一则杨秀清要夺权，何必做得如此猴急；二则，大权在握，要个“万岁”何用？三则，既然做了这种必然遭忌的事，为什么竟是毫不警戒地在东王府睡他的大头觉？

论者说，这故事是在惨案发生后对东王的“欲加之罪”，用以平息某些人的困惑、怀疑和愤恨，它是天王府编造出来的。据石达开的回忆说：“达开领众在湖北，闻有内乱之信。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转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杀杨本是极密事件，只有在洪、杨、韦三人心底里最明白；当时李秀成尚未封王，石达开西征在外，他俩说的都算不上第一手材料。但石达开一直是主要当事人之一，他所了解的应该较能接近实际。尽管他说得略而不详，且有某些歧义，但有一点很清楚，是天王主动加了东王封号，与逼封之说恰恰相反。本来，这种争夺权位的肮脏勾当最容易产生政治谣言，后来石达开出走了不是又产生所谓“诛杨密议”的吗？东王被杀，北王受诛，翼王又出走，群情惶惑，人心离散，洪秀全只好给东王平反来平息众议，于是“开诏擅杀”和“诛杨密议”两项新的内幕新闻，相继占领了谣言市场，前者是加重北王

罪名的，后者是让翼王分担杀杨责任的。诏书上还说：“妄为推测有何益，可怜叛爷成臭虫。”出了怪事，怎能禁得住群众的“妄为推测”呢？不论怎样添注涂改，逼封万岁的谣言已经广泛流传，再也收不回来的了。

不管“逼封万岁”有无其事，反正洪、杨矛盾已发展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起义初因军令需要集中，杨秀清做事又极能干，因此洪秀全指定诸王一律“听东王将令”。东王不识字而极聪明，从事判断敌情，决策进退，颇多独到见解。他多次出奇制胜，化险为夷，在军中威望极高，这些原都是正常的事情。可是，由于杨秀清握有假托天父附身传言的特权，他的神权高过了洪秀全的王权，这就成了准备子孙万代相传的洪家王室之大忌。建都以后，东王府权势显赫，威风张扬，杨秀清一切专擅，几乎重要的事都得通过他决定。

1856年杨秀清把他的战功推到了最高点。天京受南、北大营的困扰已久，这次东王下决心全力加以扫除，高度发挥了指挥艺术。过程中运筹准确，计日程功，号令严峻，“不奉令者斩”，这是他一贯作风。历时五月，从江北横扫到江南，江苏巡抚吉尔杭阿在高资战败自杀，从孝陵卫东逃的钦差大臣向荣在丹阳自缢身亡。在天京外围纠缠了三年多的一支威慑力量宣告瓦解，清廷大受震动。

太平军第一次打了个大规模的歼灭战，而且打得漂亮，这是值得称道的。东王自以为了不起，志得意满，骄傲了。其实，清廷经此挫折，更识得了太平军的厉害，正在重新部署，准备卷土重来，严重的拼死决战就在眼前，而天国领袖却相反地陶醉了起来。老话说，“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现在对外打了一个对于消灭清廷实力而言并不具有决定意义

的胜仗，竟然祸起萧墙，实在是很可惋惜的。天京热烈举行祝捷大会，享有最大光荣的当然是班师回朝的东王。东王出门，坐四十八人抬的大轿，（天王洪秀全坐六十四人大轿）由二十七节的龙灯开道。龙灯五色洋绉长达数十丈，高丈余，行不见人，鼓乐从其后，谓之“东龙”。东王仪仗次于天王，排场的豪华煊赫，“侯相为之侧目”。自信心特强的东王自我陶醉的热度狂烈地高升了，天王和其他各王怎能看得过去。

仅仅为巩固权力而除掉一个东王，只要不多牵动其他将士，影响自亦不大。可是动手的北王韦昌辉做法极蠢，杀了东王一家后就此大开杀戒。先用计诱集东王部属和关系人，聚歼在东王府；再转到外边，大肆株连屠杀有关士兵和家属，据说总数至少两万余，以致从观音门内漂流出江的“长发尸骸数日不断，江流因血污为之变色”。内讧接着演出第二幕。石达开返京不满韦昌辉所为，韦即图谋杀石；石星夜缒城逃出南京，韦又把石全家老小杀了。第三幕，惩办韦昌辉和秦日纲，由幸存的东王部属来动手了，先杀了几百人，正要按照北王方式继续杀下去，幸经陈玉成及时赶到劝阻。他说：“太平军皆东、北王旧部，如欲株连，非杀尽太平军不可。”一场大火并才算告一段落。

在这场历史上罕见的内讧屠杀中，不少转战万里的起义将士，农民军骨干，不是死在与清军鏖战的沙场，而是倒在自相残杀的血泊之中。石达开惊叹：“自攻自杀，从此元气大伤，十年未可即复。”说得多么痛心！正如后来李秀成所追忆的，从此“人心改变，政事不一，人各一心，……各有散意”。这是上层的反应。下屋呢？当时流行起一首歌谣说：“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打包裹回家转，还是做

长工。”且撇开扑朔迷离的政治谣言不说，反正群众亲眼看到的是一场“天父杀天兄”的不幸惨剧。整个人心与士气遭受严重挫伤，正是这场惨剧的必然后果。

过去人们都虔诚地相信：上帝是无所不能的，是可以制止一切祸害的，现在为什么失灵了呢？天父的化身为什么不能保卫自己的生命呢？再说，过去人们相信领袖们说的：人人都是亲兄弟，要并力斩邪除妖，建立人间天国，群众也都这样希望着。可如今现实告诉他们，宗教原来是领袖们争权夺位的工具，一些关系微妙的秘密，由洪、杨两个“亲兄弟”（上帝的第二子和第四子）亲手揭开了魔术布，西洋镜全部拆穿。宗教的纽带松解了，宗教的语言丧失了原有的魅力，群众对上帝、对领袖的向往，自然要大大地打了个折扣。

《原道救世训》曾给人们指出希望：“行见天下一家，共享太平。几何乖离浇薄之世，其不一变而为公平正直之世也；几何陵夺斗杀之世，其不一变而为强不犯弱，众不暴寡，智不诈愚，勇不苦怯之世也。”可是现在“陵夺斗杀”从内部发生了，那一天“共享太平”呢？人们的信念动摇了。

严重的问题在于敌情在起着相反的重大变化：其一，江南、江北大营两支“御林军”的覆灭，逼使清廷在民族歧视上大大让步；其二，清廷与帝国主义者之间，正在曲折地进行着携手合作。敌人在磨刀，磨刀的特点就是扩张反革命的队伍和能量。与此同时，革命阵营的最高领导层却在进行着“自攻自杀”，双方力量对比从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 英王与忠王共撑危局 ◇

陈玉成十四岁跟叔父在金田村参军，当上了孩儿兵。二次攻陷武昌之役，久攻不克，十七岁的陈玉成已是骁勇善战的小将了，他先对城内敌情侦察清楚，率领五百名精兵绕到城东防务薄弱处，出其不意地进行突击。他带头缒登城墙，打开缺口，夺下了武昌城。他从此崭露头角，驰骋长江以北一带，不仅勇敢而且多谋，渐渐地可以独当一面了。

杨、韦事件以后，军事形势已经逆转。被摧毁的江南、江北大营重又建起，曾国藩定下了全力夺取安庆进而合围南京的进军战略。此时天国的开国五王已是一个不剩，重担子落到了陈玉成与李秀成两人身上。

为解救京围召开的枞阳会议，决策横扫长江北岸，再次拔除江北大营。陈玉成军队离开枞阳时，湘军李续宾追踪而来。李续宾是曾国藩办团练的主要得力助手，名位仅次于罗泽南，作战历来以骠悍见称，这次从湖北赶来进犯三河（属肥西）是打算直取庐州（合肥），断陈玉成的后路的。他没有估计到江北大营那末不中用，陈玉成竟已迅速回师。李续宾措手不及，被打得主力全军覆灭，本人落得个自缢而死。曾国藩为之惊叹：“三河之挫，歼我湘人殆近六千，不特大局顿坏，而吾邑士气亦为不扬。”湘乡这块名牌牌子砸了，这是最叫曾国藩伤心的。陈玉成以功封英王。又半年，李秀成击溃了浦口大营，击毙湖北提督周天培，晋封忠王。此时天京之围稍解，但就整个形势来看，安庆之围这个“劫”打不赢，天京仍然不得安全。